

機祥。每晨占鳴鵲。夜看燈蕊。雖出門歸。亦必竊聽人語。用卜吉兆。時有無賴子。慶貧寒不振。計且必死。凍餓謀於一落第。老儒曰。汝欲自振。必易姓名。當大濟耳。幸無忘我。慶拜而聽之。老儒遂改子為丁。易名宜祿。使投身於謂。謂大喜。收之門下。皆怪問之。謂不答。第曰。吾得此人。大拜必矣。不旬月。而謂果入相。此人遂以寵冠紀綱。雖大僚節使。無弗倚藉。關說不踰年。而宜祿家十萬矣。老儒亦以引見。竟得教授大郡。至今相傳。不解所謂。頃偶讀沈約宋書曰。宰相蒼頭。呼為宜祿。宜祿復姓丁。愈愜所念。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。

厚德錄

李元綱

農家子

陳安節學士云。福州一農家子張生。幼時。父使持錢三千。入山市斧柯。遇村人有為逋負所迫。欲自經者。惻然盡以所贖贈之。而親釋縛。因坐石上。旁有人不相識。問饑渴乎。曰。然。指路隔竹。萌令食之。堅不可咀。徐傾小瓢水於掌。以飲之。生飲水。頓覺清爽。非常。自此絕粒。忽識字。能為詩。頗言人未來事。後祝髮為浮屠。參善知識。何

大圭自閩來云。此師所遇。乃鍾離先生。至今往來不絕。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。因祀宣尼。宿於齋館。夜有偷兒入其室。褰帷挺刃。顧謂公曰。不能自濟。故來求濟於公。公曰。凡上器具。可直百千。盡以與汝。偷兒曰。非此謂也。願得公首。以獻西人。公即引頸。偷兒投刃稽顙曰。以公德量過人。故來試公。然凡上之物。已荷公賜。願公無泄也。公曰。諾。明日於宅庫。如其數取償之。終不以語人。其後為盜者。以他事坐罪當死。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。慮吾死後。惜公之遺德。不傳於世也。

二宋

二宋。卯角之年。同於蠻舍肄業。有胡僧見而謂曰。小宋他日當魁天下。大宋亦不失甲科。後十餘年。春試罷。復遇僧於塵邸。僧執大宋手而驚曰。公風神頓異。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。大宋笑曰。貧儒何力。及是僧曰。不然。肖翹之物。皆命也。公試思之。大宋俛思良久。乃笑而言曰。旬日前所居堂下。有蟻穴。為暴雨所侵。羣蟻繞穴。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。由是蟻命獲全。得非此乎。僧

曰。是也。小宋今歲固當首捷。然公終不出小宋下。二宋私相語曰。妄也。一歲固無兩魁。比唱第。小宋果中首選。章憲太后當朝。謂不可以弟先兄。乃大宋為第一。小宋為第十。始信僧不妄。

寶禹鈞

寶禹鈞。范陽人。為左諫議大夫。致仕。諸子登第。義風家法。為一時標表。馮道贈禹鈞詩曰。燕山寶十郎。教子以義方。靈椿一株老。偃桂五枝芳。人多傳誦。生五子。長曰儀。次曰儼。曰侃。曰偁。曰儔。儀禮部尚書。儼禮部侍郎。皆為翰林學士。侃左補闕。偁左諫議大夫。參知政事。儔起居郎。初禹鈞家豐。年三十無子。夜夢亡祖亡父。聚謂之曰。汝早修行。緣汝無子。又壽不永。禹鈞唯諾。禹鈞為人素長者。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。慮事覺。有女年十二三。自寫券繫女臂云。永賣此女。與本宅償所負錢。自是遠遁。禹鈞見而憐之。即焚券。以其女囑妻曰。善撫養之。既笄。以二百千擇良配。得所歸。後僕聞之。乃還。感泣訴以前罪。禹鈞不問。由是父子圖禹鈞像。晨興祝壽。嘗因元夕。往延慶寺。於後殿階側。得遺銀二百兩。金三十

兩。持歸。明日侵晨。詣寺候失物者。須臾。一人果涕泣而至。禹鈞問之。對曰。父罪犯至大辟。徧懇親知。貸得金銀。將贖父罪。昨暮以一親置酒。酒昏。忽失去。今父罪不復贖矣。公驗其實。遂同歸。以舊物還之。加以憫惻。復有贈賂。同宗外姻。有喪不能自舉。公為出錢葬之。由公而葬者。凡二十七喪。孤遺女及貧不能嫁。公為出錢而嫁之。由公而嫁。凡二十八人。故舊相知。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。其窘困。必擇其子弟。可委以財者。隨多寡。貸以金帛。俾之販鬻。由公活族者。數十家。四方賢士。賴公舉者。不可勝數。公每量歲之所入。除伏臘供給外。皆以濟人之急。家惟儉素。無金玉之飾。室無衣帛之妾。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。聚書數千卷。禮文行之儒。延致師席。凡四方孤寒之士。無供須者。公咸為出之。無問識與不識。有志於學者。聽其自至。故其子見聞益博。由公之門。登貴顯者。前後接踵。求拜公之門。必命左右扶公坐。受其禮。及公之亡。蒙恩深者。有持心喪三年。以報遺德。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。汝三十年實無子。壽且促。嘗告汝。今汝數年以來。名掛天曹。陰府以汝有陰德。特延算三紀。